



核威胁出现在美国本土！中情局被恐怖分子侵入！
伯恩在哪儿？！

伯恩的背叛

[美] 罗伯特·陆德伦
艾瑞克·范·勒斯贝德 著
张巍——译

THE BOURNE BETRAYAL

BY ROBERT LUDLUM
ERIC VAN LUSTBADER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BOURNE BETRAYAL

BY ROBERT LUDLUM
ERIC VAN LUSTBADER

伯恩的背叛

[美] 罗伯特·陆德伦
艾瑞克·范·勒斯贝德 著
张巍——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世纪文景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品

【导读】

迷魂杀手与惊悚大师：

关于罗勃·陆德伦和“神鬼”系列

灰鹰爵士谭光磊（陆德伦中文版权代理人）

美国小说家罗伯特·陆德伦的代表作“伯恩”系列三部曲，完成于他写作生涯的巅峰时期（一九八〇——一九九〇），却整整迟了二十多年才登陆中国。如今大师已经辞世，“伯恩”三部曲被重新搬上大银幕，在好莱坞电影人的巧手刻画下，重新赋予了后现代的生命。小说中文版在此时推出，自是别具意义。

不过，看着那一本本厚重的“伯恩”系列小说，我不禁要怀疑，在这个阅读高度速食化，凡事讲求简单明了的当下，陆德伦的小说会不会显得陈旧过时、跟不上类型小说的发展脚步？更何况“伯恩”系列成书于美苏冷战的遥远年代，对我们来说，会不会太过陌生而事不干己？

结果当然是我杞人忧天。陆德伦的节奏之明快、布局之严密、剧情之峰回路转，即便在当代依然没有对手。他确是谍报惊悚小说的一代宗师，当之无愧。我趁着台风天的假期一口气读完，合上书页还觉得喘不过气，八〇年代的读者看了，岂不都要心脏病发？

现代惊悚间谍小说之父

在陆德伦之前，间谍小说是英国人的专利：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约翰·布肯（John Buchan）、艾瑞克·安卜勒（Eric Ambler）和毛姆

(Maugham)，到冷战时期的格雷厄姆·格林 (Graham Greene)、伊恩·佛莱明 (Ian Fleming) 和约翰·勒卡雷 (John Le Carré)。他们根据自己的情报工作经验，用严肃或通俗之笔，写出了间谍世界的尔虞我诈，也说明英国早在美国之前就建立了完整情报体系的事实。

一九七一年，陆德伦出版了第一部作品《纳粹档案》(*The Scarlatti Inheritance*)，精装版销售平平，平装版上市后却跃登排行榜，从此开启了他长达三十年的畅销作家生涯。相较于勒卡雷的深沉与批判，演员出身的陆德伦更强调通俗和娱乐性，尤其重视悬疑气氛的营造和戏剧效果。说他是“美国的伊恩·佛莱明”可能更为恰当，但那未免又有些窄化了他的创作宽度。

被公认为现代惊悚间谍小说的创始人，追求市场导向的陆德伦注定要承受诸多文学技艺上的批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繁复精湛的布局、阴谋论至上的剧情、夸张的写作风格乃至命名习惯，都对后代作家有着无比的影响力。简单来说，他开创了“小人物遇上大阴谋”的架构，往往让平凡人物卷进跨国集团的阴谋之中，在最不可能的险局里展开反击。他的“The+人/地名+名词”的标准书名结构，至今仍是许多作家的奉行圭臬。

不说别的，就拿《达·芬奇密码》做例子，从书名 (The+Da Vinci+Code)、主角 (原本与阴谋无涉的学者) 到跑来跑去的国际场景，都有十足陆德伦的影子。丹·布朗也从不讳言自己受陆德伦影响很深，他在官方网站上列出的十本最爱书单里，就只有《伯恩的身份》一本出自现代作家之手，更直言自己最喜欢“斯坦贝克的叙述、陆德伦的情节布局和莎士比亚的文字游戏”。从写奇幻改写科技惊悚，这两年结合宗教和历史悬疑而大红大紫的詹姆斯·罗林斯 (James Rollins)，同样也是看陆德伦作品长大的徒子徒孙。

未完成手稿由后人捉刀

陆德伦死于二〇〇一年，没能赶上“谍影重重”电影上映。早在九〇年代初，他便对经纪人亨利·摩里逊 (Henry Morrison) 说过，希望死后能够留名，因为自己“花了三十年时间写作和建立读者群”。其实，他根本不必担心名声随风而逝，他那二十几巨册作品，两亿五千万册的天文数字销

量，以及三十余种外语翻译版本，早就可以确保他的名字流传下去。

那是虚荣，也是创作者最卑微的愿望。他只是想被阅读、被记得，让作品在自己死后依然拥有生命。总之，陆德伦的家人、律师、经纪人和出版社研拟了一个计划，大体上以安德鲁丝（V. C. Andrews）的出版模式为基础，在他去世后持续推出新作。安德鲁丝是八〇年代的家族小说畅销天后，在她一九八六年过世后，家人找来写手持续创作类似风格的作品，挂名出版，居然也畅销至今。

陆德伦死后的出版计划与安德鲁丝很类似，但不论规模或市场表现都远在后者之上。安德鲁丝的作品仍以平装市场为主力，而且仅限于文字出版。陆德伦则早就拥有动辄百万的精装销量，经纪人更把触角伸到改编影视和电子游戏等媒体。

二〇〇一年，陆德伦的最后遗作《终战条约》（*The Sigma Protocol*）出版，之后出版社仍以每年一本的速度，推出新的陆德伦小说，包括未完成的手稿加工成书、仅有大纲再由后人写成甚至仿效其风格的全新创作。到目前为止，已有《詹森密令》（*The Janson Directive*）、《冷战叛逃》（*The Tristan Betrayal*）、《狂人警讯》（*The Ambler Warning*）和《创世机密》（*The Bancroft Strategy*）四部。

好友接手“伯恩”续篇

二〇〇七年七月底，就在“谍影重重”电影上映前夕，《纽约时报》刊出了一篇专题，叫《已故作家提供全新刺激》（*Dead Novelist Provides New Thrills*），详加介绍陆德伦死后出版计划的全貌。除了每年一本挂名作品和新秀作家执笔的“神医特攻”，最受瞩目的当然还是由艾瑞克·范·勒斯贝德（Eric Van Lustbader）撰写的两部“伯恩”续集。

勒斯贝德本身也是著名的惊悚小说家，曾以充满神秘东方风味的“忍者”系列风靡无数读者，近年代表作则是融合科技和魔幻的史诗大系“珍珠战记”（*The Pearl*）。他和陆德伦皆是经纪人亨利·摩里逊（Henry Morrison）旗下的作家，很早便相识并结为莫逆。“谍影重重”电影在票房告捷之后，陆德伦的律师杰佛瑞·威纳（Jeffrey Weiner）找上勒斯贝德，提议由他来创

作新的杰森·伯恩小说。勒斯贝德当时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有天洗澡时灵光闪现，才决定接下重任。

他的第一部杰森·伯恩小说《伯恩的传承》(*The Bourne Legacy*)搭配电影“谍影重重2”在二〇〇四年出版，精装首印量就高达一百万册，虽然创下销售佳绩，但也招致死忠书迷的抗议。当初陆德伦没有想过要把杰森·伯恩写成系列，所以伯恩在小说中娶妻生子、年岁渐长。勒斯贝德取得其家属同意，让玛莉死去，子女也被送到加拿大亲戚家，伯恩从此变成邦德式的不老人物，将永远活跃在书页间而不受年龄限制。二〇〇七年六月，勒斯贝德又推出《伯恩的背叛》(*The Bourne Betrayal*)，横扫全美十大排行榜，再创系列新高。

更多影视改编计划

二〇〇〇年年底，陆德伦正式与经纪公司 ICM 签约，由他们统筹电影改编事宜。“谍影重重”成功后，除了筹拍续集、将“踏脚石计划”发展成电视影集，陆德伦还有二十多部作品，为好莱坞电影人提供了丰厚的改编素材。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眼见马特·达蒙借“谍影重重”脱胎换骨，摇身变成动作一哥，也起而效尤，找来派拉蒙用四百万美金签下《夺命密稿》(*The Chancellor Manuscript*) 电影版权，交给新生代编剧好手麦可·赛兹曼 (Michael Seitzman) 改编。出版社更找来知名科幻作家，以小说主角彼得·钱赛勒为中心撰写续集，显然要比照“谍影重重”模式，开创新的电影/小说系列。

陆德伦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终战条约》，也很快被身为书迷的黑人导演安东尼·福奎阿 (Antoine Fuqua) 和环球影业相中。福奎阿的大银幕处女作《震撼教育》一鸣惊人，跃升好莱坞一线新锐导演。他将如何诠释大师遗作，令人期待。

我与陆德伦的相遇

要谈陆德伦作品重新被引进中国，就不能不提他的海外版权经纪人丹

尼·巴罗 (Danny Baror)。这位犹太裔经纪人是美国版权界的顶尖高手，专精书籍的国际版权销售，尤其是推理、惊悚、奇幻、科幻、历史小说等类型。他舍弃传统文学经纪人在各国找代理的做法，直接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欧洲国家的出版社往来，建立起强大而有效的版权交易管道。

巴罗与陆德伦结缘甚早，因为他在出版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亨利·摩里逊的经纪公司当跑腿小弟，从收发邮件、处理合约，乃至看稿和财务他都做过。后来巴罗自行创业，专攻国际版权，也理所当然成为摩里逊的海外版权代理人。

陆德伦辞世后，巴罗用两百万美金的高价，从哈珀·柯林斯 (Harper Collins) 出版社手上买回他所有作品的英国版权，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

事实证明，巴罗的做法一点也没错。他把版权转卖给英国素以犯罪惊悚小说著称的欧瑞出版社，重新包装之后，用更锐利的现代风貌呈现，从二〇〇四年起密集推出，挟着“谍影重重2”电影上映的声势，果然掀起一波新世代的陆德伦热潮。

美国市场方面，巴罗和摩里逊也替陆德伦未来的作品找到了新东家，从原本的 St. Martins 出版社转到刚改名“中央车站” (Grand Central) 的华纳出版集团，由勒斯贝德执笔的《伯恩的背叛》就是新合约的第一本作品。

失忆复得，传奇再现

我想起初识杰森·伯恩的那个夏天：一样的台风来袭，一样是七夕之前，“谍影重重2”刚要上映，我在朋友推荐下买了原声带。本来我对马特·达蒙改行武生兴致缺缺，没想到台风夜电视台正好播出“谍影重重”，我看了惊为天人，过了几天就跟朋友跑去电影院看。

“谍影重重”电影的最后，坠海的伯恩在水中停滞许久之后，突然划动手脚。那个由静到动的过程，不仅呼应了首集电影的开头，也象征这个角色的生生不息。陆德伦作品在中文书市的卷土重来，像极了杰森·伯恩从失忆到找回自我的隐喻。而他日后更多的精彩冒险，现在才要开始。

纪念我的文学导师亚当·霍尔

(埃利斯顿·特雷弗):

那些玫瑰也是献给您的

感谢肯·多尔夫，我的阿拉伯文化专家

杰夫·阿比特尔

特向维多利亚致谢

为此书名

一架“支奴干”从殷红如血的天空中飞来。直升机被凶险的横风吹得阵阵抖动，倾斜着机身从稀薄的空气中掠过。被后方沉落的夕阳照亮的缕缕阴云接连不断地飘过直升机旁，就像飞机着火时拖出的浓烟。

马丁·林德罗斯坐在这架载着他向瑟门山脉^①最高处飞去的军用直升机上，双眼紧盯着窗外。自从四年前被老头子任命为中情局副局长以来，林德罗斯确实一直没出过外勤，不过他从来都没让自己丢掉身上那股野性的锋芒。每星期他要抽三个早晨到中情局设在匡蒂科郊外的障碍跑训练场跑步，每周四晚上十点后还要在射击场里待一个半小时，让自己熟悉熟悉各种枪械，无论是老家伙、时下流行的武器还是新玩意，以此来排遣整天审阅电子情报报告、签署行动命令的无聊之感。林德罗斯可以组织自己的行动，这有助于缓和他因无法亲身参与而生的失望情绪。然而，在老头子批准他开展“堤丰^②”行动的建议之后，一切都变了。

一阵刀锋般刺骨的寒风，直透进这架被中情局改装过的“支奴干”的机舱内部。安德斯——由五名顶尖外勤特工组成的“天蝎一号”小队的队长——捅了捅林德罗斯，他转过身来。透过舷窗外飘散的云层，他看到了达尚峰狂风呼啸的北坡。瑟门山脉的这座最高峰海拔四千五百多米，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的不祥之感。或许这是因为林德罗斯想起了当地的传说：据称达

① 瑟门山脉（Simen Mountain Range），地处埃塞俄比亚高原。

② 堤丰（Typhon），希腊神话中象征风暴的妖魔巨人。或译“提丰”、“堤福俄斯”。

尚峰的高处盘踞着远古时代的恶魔。

越来越大的风声变成了怒号，就好像整座山峰挣扎着要拔地而起似的。

时间已到。

林德罗斯点点头，朝机舱前方驾驶座上系着安全带的飞行员走去。这位中情局副局长年近四十，是个浅棕色头发的高个儿，毕业于布朗大学，后来又在乔治敦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其间被招入中情局。他聪明过人，极具献身精神，是中情局局长眼中不可多得的领导者。林德罗斯在轰鸣声中俯下身，把最终目的地的坐标报给飞行员。出于安全考虑，不到最后一刻他不能把这个信息告诉别人。

他这次执行外勤任务才刚过三个星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已经失去了两个部下。可怕的代价。老头子会说，这是可以接受的损失。林德罗斯要是想在外勤工作中取得成功，也必须试着让自己采取同样的思维方式。但你觉得人的生命究竟价值几何？这是他常和杰森·伯恩争论的问题，却总也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私底下，林德罗斯认为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什么满意的答案。

话虽这么说，到了真正出外勤的时候，情况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你必须得接受那些“可以接受的损失”，别无他途。于是乎——没错，那两名特工的死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林德罗斯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确认了那份报告的真实性：非洲之角^①某地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弄到了一箱触发放电器。触发放电器是一种具有超高能量的小型开关，用于通断电压极高的电流，它们是高科技的安全阀，能够对微波管之类的电子元件和医疗检查设备起到保护作用。它们还能被用来引爆原子弹。

以开普敦为起点，林德罗斯追寻着一条迂回曲折的踪迹，从博茨瓦纳，经赞比亚，到乌干达，再到安比克瓦——坐落在达尚峰高山牧场间的一个小村庄，村里的房子屈指可数，还有一间教堂和一家酒吧。他在安比克瓦设

^① 非洲之角 (Horn of Africa)，位于非洲东北部，是东非的一个半岛。非洲之角地处亚丁湾南岸，向东伸入阿拉伯海数百公里。作为一个更大的地区概念，非洲之角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等国。亦称东北非洲。

法搞到了一个触发放电器，立即让安全信使把它带回国内交给老头子。

但接下来就出了事。事情非同寻常，简直让人毛骨悚然。在那家破烂不堪、满地都是污物和干结血迹的酒吧里，林德罗斯听到了传言——那个恐怖组织从埃塞俄比亚转运出去的东西还不仅仅是触发放电器。如果传言确实，它必将给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造成可怕的影响，因为这意味着恐怖分子已经掌握了让全世界陷入噩梦的手段。

七分钟之后，“支奴干”直升机降落在它掀起一阵尘暴之中。面积不大的高地上阒无一人。正前方有一座古老的石墙——根据当地的传说，这是一道门户，它通向盘踞在此的恶魔的可怕居所。林德罗斯知道，穿过摇摇欲坠的石墙上的裂口就是一条几乎垂直的小路，直通护卫着达尚峰顶的扶壁状巨岩。

林德罗斯和“天蝎一号”的队员弓身跃下直升机。飞行员还留在驾驶座上，他要让引擎和旋翼保持运转。队员们佩戴的护目镜能挡住飞扬的尘土和直升机刮起的小碎石，伸进耳朵的微型无线麦克风和耳机则便于他们在旋翼的轰鸣声中保持通讯。每个人都配备着一支 XM8 轻型突击步枪，这种枪火力极猛，射速高达每分钟七百五十发。

林德罗斯率先穿过了刀削斧劈般的高地。石墙的对面是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悬崖，崖壁上能看到一个山洞黑乎乎的、豁开的洞口。其余的一切都是深褐色、赭石色或暗红色，如遭诅咒的景物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又好似地狱之路。

队长安德斯按照常规把队员部署开来，先派他们去搜寻明显的藏身之处，然后再建立起环形防线。两个队员朝石壁走去，查看它的远端；另两个队员被派到山洞，一个守在洞口，一个去检查洞内是否有人藏身。

狂风从他们头顶高耸的孤峰上方吹来，掠过寸草不生的地面，直透进他们的制服。山边的崖壁笔直地向下垂落，其余的部分则耸立在他们上方。雄伟的悬崖隐含着不祥的气息，光秃秃的巨石在稀薄的空气中愈发显得庞大无比。林德罗斯在一堆篝火的余烬前停下脚步，注意力被吸引了过去。

他身旁的安德斯正在听取部下对周边情况的报告，每一位优秀的指挥

官都会这么做。石墙后面没有人埋伏。他聚精会神地听着第二组人传回的信息。

“山洞里有具尸体，”安德斯报告说，“头部中了一枪。死透了。除此之外，洞里没别的情况。”

林德罗斯在耳机里听到了安德斯的声音。“我们从这儿开始，”他说着用手一指，“这鬼地方只有这么一点生命的迹象。”

他们俩蹲下身。安德斯用戴着手套的手指拨了拨炭灰。

“这儿有个浅坑，”安德斯抄起一把焦黑的余烬，“看到了吗？坑底给火烧硬了。也就是说，最近几个月来有人不止点过一次火，而是好多次。说不定足有一年。”

林德罗斯点点头，拇指朝上做了个手势：“看来我们找对地方了。”一阵焦虑涌遍了他的全身。看样子，他听到的传言越来越像是确有其事。他心中始终抱着一线希望，希望那传言只不过是传言，是捕风捉影；希望自己来到此处却一无所获。原因在于，任何其他的结果都将令人不敢想像。

他解下别在军用腰带上的两个仪器，打开之后举到篝火坑的上方。一个仪器是阿尔法射线探测仪，另一个是盖格计数器，他所要探测的是阿尔法射线和伽马射线并存的迹象，而这也正是他暗自希望不要出现的情况。

两个仪器在篝火坑旁都没有显示出任何读数。

他继续探查着，以火坑为中心点，一圈一圈地往外搜索，两眼死盯着仪器。转到第三圈的时候，在离火坑约有一百米的地方，阿尔法射线探测仪响了起来。

“该死。”他低声说。

“发现情况了？”安德斯问道。

林德罗斯向旁边移去，射线探测仪再次陷入沉寂，盖格计数器上也没有任何显示。还好，这总算能让人松口气。这种强度的阿尔法射线可能来自任何物体，甚至是山峰本身。

他回到了刚才探测仪测出阿尔法射线的地方。抬头一看，他发现自己的位置恰好和山洞连成一线。他放慢脚步，开始朝山洞走去。阿尔法射线探测仪上的读数始终很稳定，紧接着，在离洞口约莫二十米的地方，读数升高

了。林德罗斯停顿片刻，伸手抹去上唇冒出的汗珠。上帝啊！这读数逼着他确认了一个事实：世界的棺材上又被敲进了一颗钉子。不过——现在还没测出伽马射线，他安慰自己说。这是好事。他抱着这一线希望又向前走了十二米，结果盖格计数器也发出了声音。

老天，除了阿尔法射线还有伽马射线，这恰恰是林德罗斯不希望看到的迹象，他感觉到一缕汗水顺着脊背直往下流。自从出外勤时初次杀人以来，他已经很久没体会过类似的感觉了。当时是徒手肉搏，不论是他还是那个竭尽全力要置他于死地的家伙，脸上都带着不顾一切的坚决神情——为了保住自己的命。

“手电，”满怀恐惧的林德罗斯好不容易才从嘴里挤出这两个字来，“我得看看尸体。”

安德斯点点头朝布里克下了命令，刚才就是他先到山洞里探查情况的。布里克打开一支氙气手电。三个人踏进黑暗之中。

山洞里没有枯叶，也没有其他的有机物，无法中和矿物散发出的刺鼻气味。他们仿佛能感觉到洞顶岩块那死沉沉的重量。林德罗斯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走进开罗金字塔深处的法老墓室时，那种几近窒息的感觉。

氙气手电雪亮的光束在岩壁上跳动。在如此阴森的环境下，那具男尸看起来倒不算太突兀。布里克动了动手电，尸体上的阴影顿时消失无踪。尸身在氙气光束的照射下血色全无，简直不像个人——倒像是恐怖电影里的一具僵尸。尸体是躺着的，显得平静无比，但前额正中整整齐齐的一个弹孔却暴露了真相。尸体的脸别向另一边，仿佛宁愿待在黑暗之中。

“不是自杀，肯定不是，”安德斯说，这个判断也是林德罗斯脑海中一连串想法的出发点，“自杀的人会选择比较轻松的死法——对着嘴开枪最简单。这家伙是给杀手干掉的。”

“可为什么要杀他呢？”林德罗斯的声音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队长耸耸肩，“要说这些人，理由恐怕有上千——”

“快他妈退后！”

林德罗斯冲着麦克风一声大吼，正往尸体那边绕的布里克顿时蹦了回来。

“对不起，长官，”布里克说，“死人身上有点古怪，我就是想指给你看看。”

“用手电照。”林德罗斯命令道。不过他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们刚一踏进洞口，阿尔法射线探测仪和盖格计数器的指针就在他眼前急速抖动起来，看得人心惊肉跳。

我的上帝，他心想。上帝啊。

尸体消瘦异常，年轻得叫人吃惊，肯定才十几岁。他的相貌是不是带有阿拉伯人的闪族特征？林德罗斯没看出来，不过尸体脸部的特征几乎无法分辨，那是因为——

“我的天呐！”

安德斯看见了。这具尸体没有鼻子。脸孔的中间被腐蚀掉了，只留下一个丑陋无比的黑洞。黏稠的血泛着泡沫，正缓缓地洞里往外冒，仿佛这死尸还是个活人。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蚕食尸体，从里头一直吃到了外面。

这样的印象恰恰是实际发生的情况，感到一阵恶心的林德罗斯心想。

“什么鬼东西能把尸体搞成这样？”安德斯马上问道，“组织毒素？还是病毒？”

林德罗斯朝布里克转过身，“你摸它了吗？告诉我，你有没有碰到过尸体？”

“没有，我——”布里克大吃一惊，“我是不是被污染了？”

“副局长，恕我直言啊长官，你到底把我们扯进了什么鬼地方？执行‘黑色行动’时我常被蒙在鼓里，都习惯了。但这一次实在是太出格了。”

林德罗斯单膝跪下，打开一个小金属罐的盖子，戴着手套从尸体旁的地上采集了一点泥土。他封紧金属罐，站起身来。

“我们得离开这儿。”他直盯着安德斯的脸。

“副局长——”

“别担心，布里克。你不会有事的，”他说话时的语气不容置疑，“不要再说了。咱们走。”

三个人来到洞口，如遭诅咒的血红色景物映出的耀眼光芒出现在眼前。这时林德罗斯对着麦克风说道：“安德斯，从现在起你和你的手下都不许再

进山洞。去撒尿也不行。明白了吗？”

队长犹豫了片刻，从他脸上能明显看到怒气和对他部下的担忧之情；然后他似乎在心中暗自耸了耸肩。“遵命，长官。”

接下来的十分钟时间，林德罗斯用射线探测仪和盖格计数器探查了整个高地。他非常想查出放射性污染是如何出现在这高山之上的——运东西来的人走的是什么路线？搜寻他们离开时的路线没有任何意义。没鼻子的人是被枪杀的，这个事实表明运送队伍里的其他人必然是目睹了极其可怕的情景，才意识到出现了放射性泄漏。在继续运送之前，他们肯定会把泄漏封上。但林德罗斯现在不太走运。一离开山洞，阿尔法射线和伽马射线就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周围没有一丁点可以判断出路线的踪迹。

终于，他从环形防线的边缘折了回来。

“我们撤，队长。”

“你们都听到命令了！”安德斯一边喊，一边疾步奔向等候着的直升机，“伙计们，出发！”

“Wa'i,” 法迪说。他知道了。

“不可能啊，”法迪身边的阿布·伊本·阿齐兹在位置上动了动。他们俩缩着身子躲在高地上方三百米处一座高高的孤峰背后，给后面的队伍当前卫。他们后方的岩石平地上还趴着二十余名携带武器的男子。

“用这个我什么都能看见。洞里有放射性泄漏。”

“怎么没人告诉我们？”

法迪没回答，也无需回答。没人把真相告诉他们，这纯粹是出于恐惧。法迪假如知道了这个情况就会把他们全杀光——每个运送东西的埃塞俄比亚人都难逃一死。恐吓别人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透过俄制 12×50 军用双筒望远镜观测远方的法迪把镜筒朝右侧动了动，让马丁·林德罗斯处在自己的视野之中。12×50 望远镜的视野很小，看起来叫人头晕，但它极为清晰的成像质量使这一缺陷变得微不足道。法迪看到那队人的头儿——中情局副局长——把射线探测仪和盖格计数器都用上了。这个美国佬很在行。